

马来西亚州立法议会选举分析：希望联盟为何失利？

傅聪聪

2021年11月20日，马六甲州举行了第15届州立法议会选举。在这场选举中，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下简称“巫统”）领导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以下简称“国阵”）赢下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尽管此前已经陆续赢下多场小型补选，但这是巫统和国阵自第14届全国大选以来，第一次在正式的大规模选举中取得胜利。更值得注意的是，巫统与国阵此次并没有与前执政联盟——国民联盟（以下简称“国盟”）——的主要成员党土著团结党（以下简称“团结党”）和伊斯兰党（以下简称“伊党”）合作，而是独自赢得了此次州选的胜利。也正因此，巫统党主席艾哈迈德·扎希德在庆功大会上激动地向其党员宣布：“国阵回来了！”¹巫统与国阵显然没有停止他们胜利的步伐。4个月后的2022年3月12日，国阵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15届柔佛州立法议会选举的胜利，夺取了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²由此，两次州立法议会选举结束后，巫统和国阵内部希望尽快举行全国大选的呼声逐渐高涨，同时国阵也宣布不再与国盟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中合作。

如果说自第14届大选以来的十数次补选只是给安瓦尔·易卜拉欣领导的希望联盟（以下简称“希盟”）敲响了警钟、而前两年的沙捞越和沙巴州立法议会选举尚属东马政治的范畴，与半岛政治和政党竞争直接关系不大，那么国阵重新夺回其“票仓”柔佛并在重要的“摇摆州”马六甲取得胜利，则无疑对希盟造成了巨大冲击。随着巫统最高理事会4月宣布，不再与希盟在7月底续签《政治稳定及转型谅解备忘录》，马来西亚很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举行全国大选——也正因此，马六甲和柔佛两州的选举结果被视为第十五届大选的前哨战与风向标。本文在呈现马六甲、柔佛两州立法议会选举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对各政党联盟、选民基础以及华人选民等因素的分析，初步探究曾经的执政联盟希盟为何失败，进而折射何为当前马来西亚地方选举中胜选的因素这一核心问题。

一、马六甲和柔佛两州立法议会选举折射政局重大变化

首先，半岛的地方选举结果反映出原主流政党的强势回归。以巫统为核心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曾经从1957年到2018年长达60年间主导马来西亚的政治（1957年至1969年，由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人国大党三大族群政党组成的“联盟”执政）。2018年大选失利后，巫统和国民阵线曾短暂作为在野阵线并一度面临分崩离析的困境。2020年2月“喜来登行动”后，巫统和国民阵线重新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并在2021年8月的宪政危机中成功“倒阁”，迫使前总理穆希丁辞职。随后，最高元首苏丹阿卜杜拉经斟酌御准前副总理、巫统三号人物、副主席伊斯迈尔为马来西亚第九任总理并组建新政府。三年间逐渐恢复元气的巫统率领国民阵线在马六甲州选中赢得28个议席中的21席，取得压倒性胜利组建州政府；在柔佛州选中再度赢得56个议席中的40席，自2008年以来首次在柔佛州以三分之二的议席数优势强势执政，无需再像2020—2021年期间需要与国盟等政党联合组建州政府。

而马六甲、柔佛州选中国阵的两大主要竞争对手——希盟与国盟双双落败，其中在野联盟领袖安瓦尔领导的希盟在马六甲州选中从2018年的15席锐减至仅5席，安瓦尔的公正党更是全军覆没；柔佛州选中，希望联盟依靠行动党勉强赢得12席，议席数比2018年缩减了三分之二，公正党仅赢得1席。由前总理穆希丁领导的国盟在马六甲“得势不得胜”，仅由团结党拿下2个议席；在

穆希丁的家乡和选举“堡垒”柔佛州国盟仍然表现不佳，团结党仅赢得2席，伊斯兰党斩获1席，民政党再次全军覆没。（见表一）

表一 马六甲、柔佛州议会各党派议席数（2022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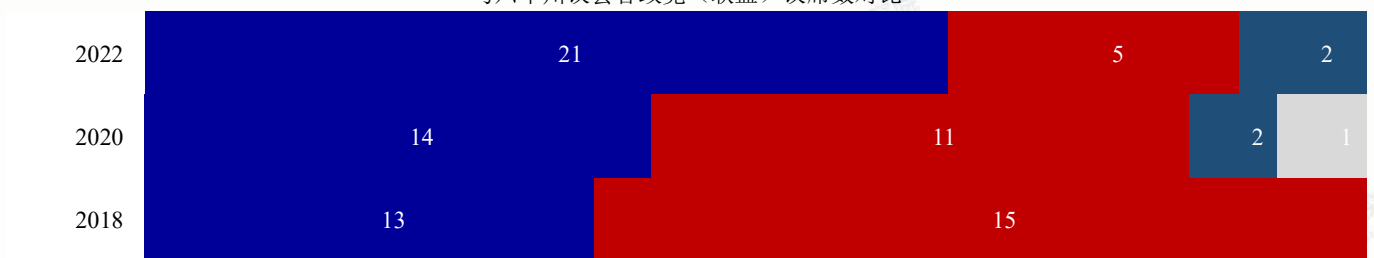
政治党派		马六甲	柔佛	
	政党	议席数	议席数	
执政联盟	国民阵线 (21/40)	巫统	18	33
		马华公会	2	4
		印度人国大党	1	3
	国民联盟 (2/3)	土著团结党	2	2
		伊斯兰党	0	1
		民政党	0	0
在野联盟	希望联盟 (5/12)	人民公正党	0	1
		民主行动党	4	10
		国家诚信党	1	1
在野政党	其他 (0/1)	统民党	N/A	1
		祖国斗士党	N/A	0
		民兴党	N/A	0
		印裔穆斯林国民联盟政党	0	N/A
		土著权威党	0	0
		全民党	N/A	0
		社会主义党	N/A	0
		人民力量党	N/A	0
独立候选人	0	0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两次州选结果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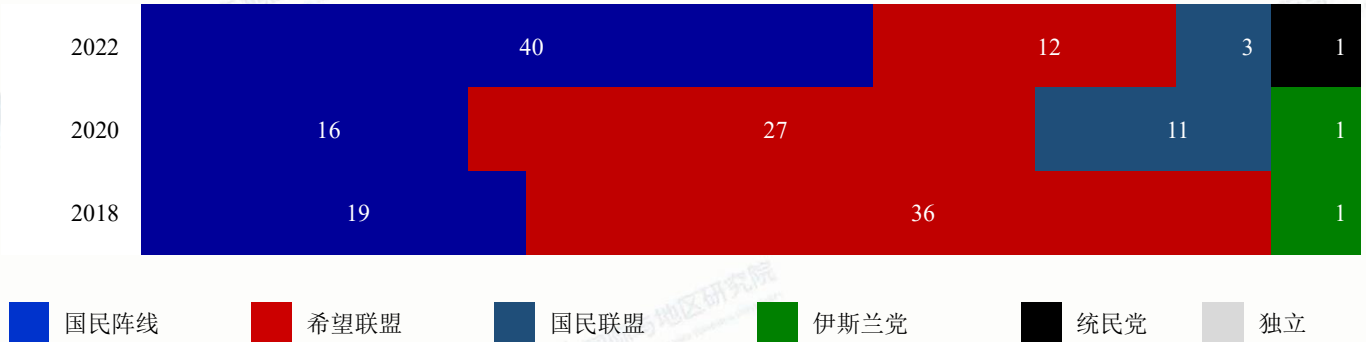
第二，两州政治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初步折射出马来西亚未来政党联盟竞争的基本形态。最大的马来族群政党巫统率领国阵在马六甲、柔佛两场州选中均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数，其中巫统分别获得18和33个议席，成为两州议会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反之希盟三党在马六甲和柔佛的实力缩水近六成，而主导国盟的马来族群政党团结党在柔佛也实力倒退四分之三。由此，半岛这两个重要州属已从原有的两强并立或三足鼎立，再度转变为曾经的国阵“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见表二）

表二 柔佛、马六甲州议会各政党联盟实力对比

马六甲州议会各政党（联盟）议席数对比



柔佛州议会各政党（联盟）议席数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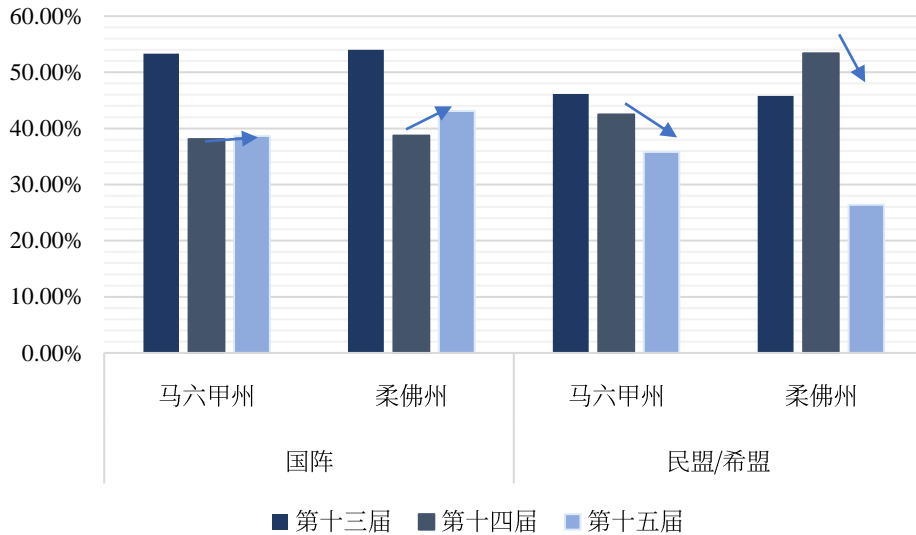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2018 年、2020 年、2022 年两州议会数据自制

同时，两州州选不但是各政党入主布特拉再也的“模拟战”，也成为各联盟在第 15 届大选前检测彼此实力的试金石。两次地方选战一是反映出当今马来西亚政治方向由三大政治势力——国民阵线、希望联盟、国民联盟——的“竞合”主导，国阵与国盟既在联邦层面合作执政，又在地方选举分庭抗争，而希盟既与巫统主导的政府签订“停火协议”，又与国盟在选举中争夺选票；二是各政党联盟通过州选不断尝试各种组合，试验不同模式，磨合既有的选举合作方式，如团结党与伊斯兰党在马六甲尝试对抗巫统，希盟尝试和统民党在柔佛合作，斗士党虽然不在反对党阵线的“大帐篷”下，但还存在合作的商谈空间，伊斯兰党与国盟合作而不再与巫统在“国民和谐”政党合作框架下联手竞选等等，这些都是为第 15 届全国大选前组建更强大的政党联盟预演。通过对投票率、选民动员、得票数等数据的分析，各政党试图总结不同结盟方式的成本、收益和损耗，一些不能给带来选票的政党可能会被主要政党抛弃，表现一般的政党会寻求与大党联手。地方选举决定了每个政党未来的实力地位和在下届大选中的议价能力。

第三，得票率反映出未来选举中的关键要素。从得票情况上看，国阵在柔佛的总得票并未过半，只获得 43.11% 或 59 万 9753 张选票；而马六甲选民对国阵的支持率与 2018 年相比，仅上涨了不到 1 个百分点，从 37.8% 升至 38.4%。2020 年分裂后的希盟三党在柔佛的得票率从 2018 年的 51.11% 骤降至 35.8%，在柔佛得票情况为 26.42% 或 36 万 7525 张选票，位居第二。其中，以希盟旗帜上阵的行动党与诚信党，共获得 20.48% 或 28 万 4969 张选票；公正党以蓝眼标志上阵，获得 5.93% 或 8 万 2556 张选票。而国盟在柔佛的得票率均位列第三，前者为 22.72% 或 72649 张选票，后者占 24.04% 或 33 万 4457 张选票。此外，柔佛州选中攻打 7 席拿下 1 席的统民党则获得 3.46% 或 4 万 8072 张选票。

表面看来，国阵似乎重新赢得了选民的支持，而希盟和国盟的选举情况都不尽如人意。然而，事实上如果对比 2013 年第 13 届、2018 年第 14 届的州立法议会选举得票情况，此次国阵在马六甲和柔佛州的表现并不十分瞩目。2013 年，两个州的州立法议会选举与联邦议会选举（全国大选）同时举行，国阵在马六甲和柔佛均赢得了超过 50% 的选票。2018 年州立法议会再次与大选同步举行，国阵分别在两州赢得 37.80% 和 38.70% 的选票。相比而言，此次马六甲与柔佛州立法议会改选中，国阵远没有达到自己在 2013 年时取得的成绩，但相较于第 14 届的选举成绩则有小幅提升。而希盟（2013 年为人民联盟，简称“民盟”）所获选票比例的下滑则更为明显——马六甲州选举中，希盟仅获得了 35.80% 的选票；在柔佛州更是仅有 26.42% 的选票。因此，基于这一结果不难发现，相较于国阵支持率的提升，希盟得票率的下滑更为明显。（见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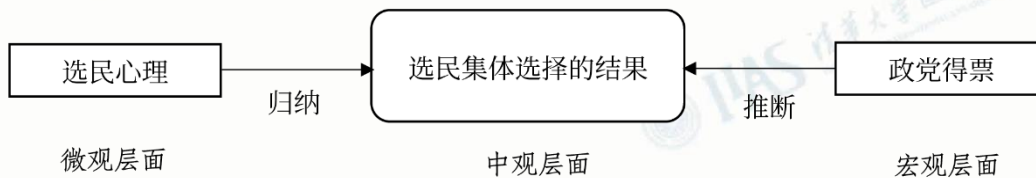


图一 国阵与希盟（/民盟）在马六甲和柔佛过去三届州立法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为了更好的对马来西亚全国大选的选情进行观察，我们需要重点研究何种因素导致希盟得票率严重下滑？

鉴于选举成绩代表了选民集体选择的结果，在分析选举结果时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方式是通过微观层面的选民心理来分析集体选择的结果，这种方式是基于民调进行的。通过民调结果分析具有一定人口学特征的选民的投票偏好，我们可以对选民的投票结果形成一定的认知。另一种方式是基于政党得票情况进行，这种方式要求我们验证特定政党在具有一定选民结构特征选区的得票率来反推选举结果的成因。因此，验证假设需要首先分析当前马来西亚主要政党联盟的选民基础，再基于选前民调进一步分析希盟的得失。（见图二）



图二 选举结果的分析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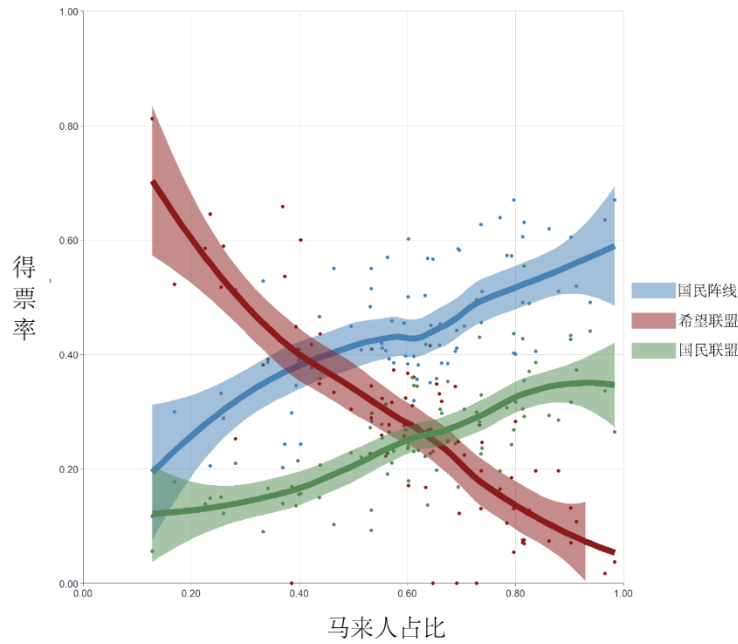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二、政党联盟选民基础分析：族群、城乡断裂依旧

目前，马来西亚半岛（“西马”）主要有三大政党联盟。首先是自 1957 年独立以来直到 2018 年之前一直执掌国家政权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及其前身“联盟党”）。目前，国阵主要由三个族群政党组成：代表马来人的巫统、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以及代表印度人的国大党。虽然国阵在名义上代表了马来西亚三大主要族群，但是近二十年来，其越来越依赖马来人的支持；其他少数民族裔不再愿意支持国阵。第二是曾在第 14 届大选后一度执掌政权的希盟。在阿兹敏派系和团结党悉数离开希盟后，该联盟目前由以华人为主体的但拥有少数其他族裔党员的民主行动党（“行动党”）、以马来人为基础但宣称“多元族群”的公正党和国家诚信党（“诚信党”）组成。第三是由团结党、伊党和民政党组成的、以保守派马来人为主要支持者的国盟。其他政党及政党联盟尚未在马来西亚半岛（西马）形成足以撼动三大联盟的政治力量。

尽管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族群的发展中国家自独立以来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社会的基本分裂结构并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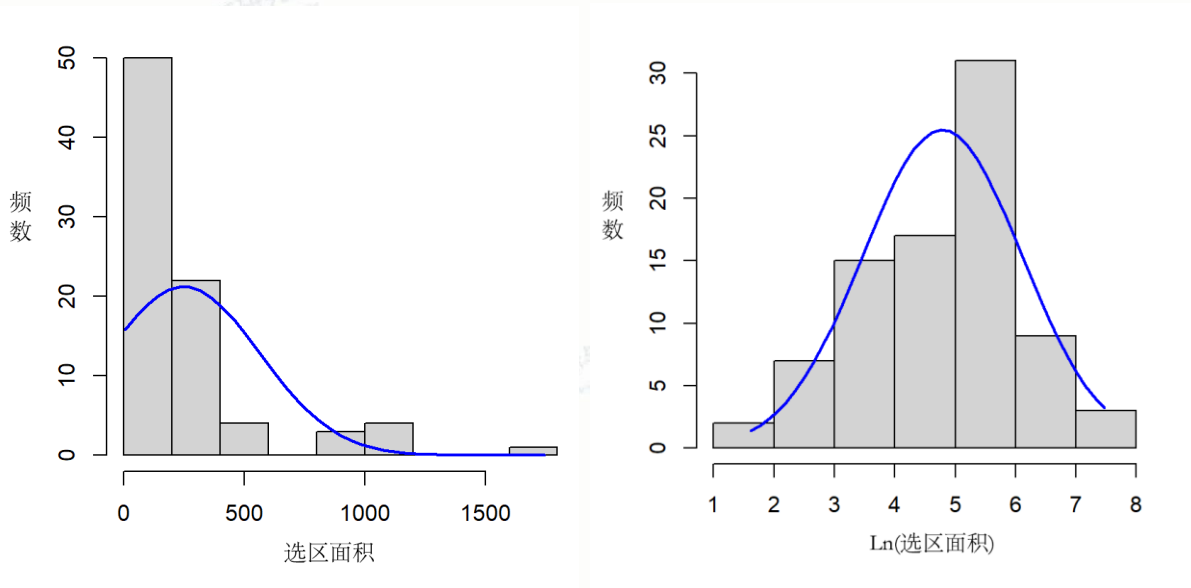
—“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族群间分裂一直是西马政治的主轴，族群间的政治偏好依旧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³近10年来，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马来人更愿意支持巫统、伊党、团结党等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党；同时，许多马来人对于马来人政党与其他族群政党，或以多元族群为旗帜的政党之间的合作感到抵触。相比之下，华人选民的倾向则与马来人群体截然相反，且对华人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合作持开放态度。⁴因此，华人是希盟的主要支持者。在刚刚过去的马六甲州与柔佛州立法议会选举中，三大联盟在各选区的得票率和马来人占比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图三通过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拟合国阵、希盟和国盟在马六甲、柔佛两个州各选区的得票率以及相应选区马来人选民占比之间的关系。国阵和国盟两个以马来人党员为主体的政党联盟在马来族群人口较多的选区能够收获更多的选票；其中，国阵比国盟更能够赢得马来人选民的青睐。相较而言，希盟在各选区的得票率随马来人比例上升不断下滑。



图三 国阵、希盟、国盟在第15届马六甲、柔佛州立法议会选举的得票率与各选区马来人占比的关系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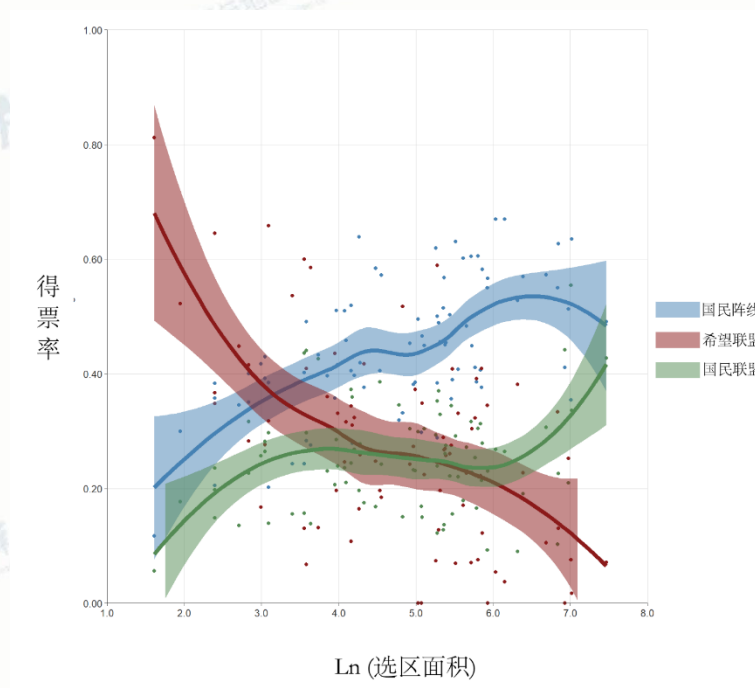
除了族群因素，城市选民与乡村选民之间的偏好同样存在巨大差异，城市选民对以巫统和国阵为代表的传统政党（联盟）的支持度较低。⁵由于马来西亚的长期奉行杰利蝾螈的选区划分方式，导致乡村选区面积大于城市选区面积，因此本文以选区面积来衡量该选区的城市化率，即选区面积越大、人口越稀疏，则选区城市化率越低。⁶（见图四）同时，由于选区面积本身不符合正态分布，本文选取选区面积的自然对数，在保留了选区面积之间相对大小的同时，使得选区面积呈现正态分布。图五同样利用广义线性模型拟合国阵、希盟、国盟三大政治力量在第15届马六甲及柔佛州立法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与各选区面积自然对数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希盟在选区面积较小的城市选区更容易收获相对较多的选票，而国阵和国盟在选区面积较大的乡村选区容易赢得更多的选票。



图四 选区面积的分布与 Ln（选区面积）的分布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阵、国盟两个联盟的选票主要来自马来族群人口占比较高的选区和乡村选区，而希盟的选票则来自非马来族群人口较多的选区，并在城市选区拥有更多的支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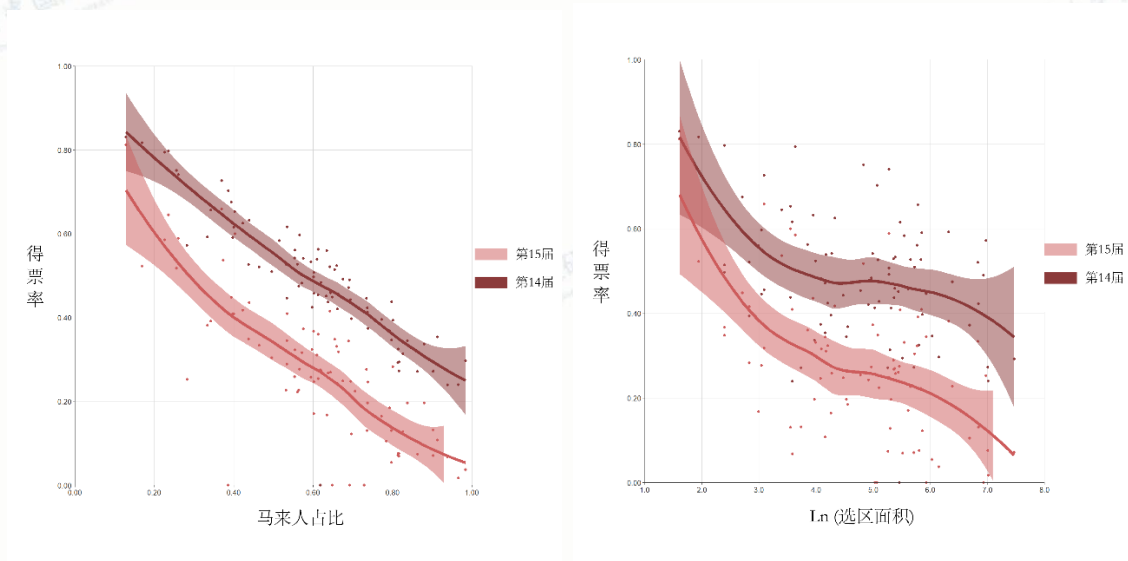
图五 国阵、希盟、国盟在第15届马六甲及柔佛州立法议会选举的得票率与各选区面积自然对数的关系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三、国民联盟对本次地方选举的影响？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理论上希盟应该在马来人占比小的选区和城市选区得票率更高，但是，相比2018年第14届大选和州选举数据，此次马六甲和柔佛州选中，希盟无论是在马来人为主的选区、还是马来人较少的城市选区或混合选区都表现不佳（见图六）。

那么，希盟丢失的选票流向了哪个政党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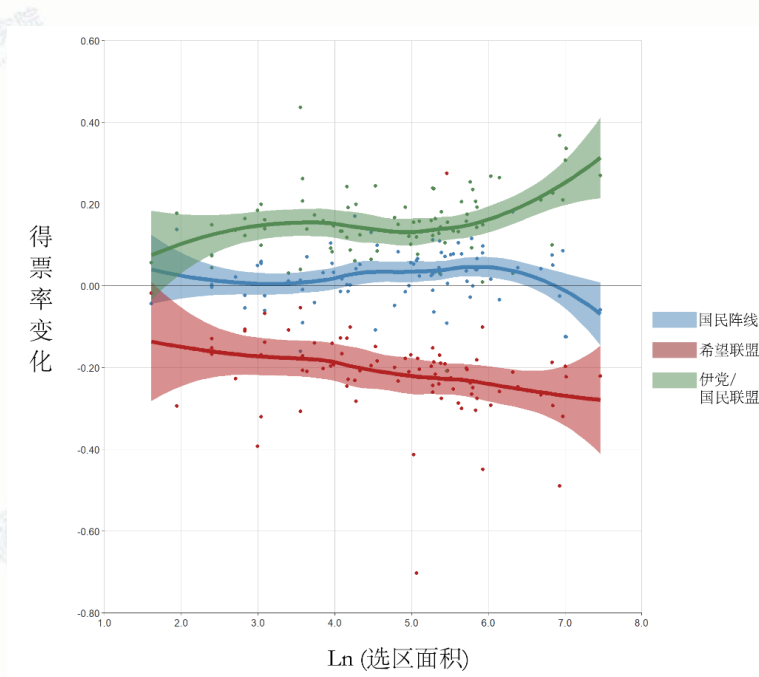


图六 希盟得票率与马来人占比、选区面积（第14届与第15届对比图）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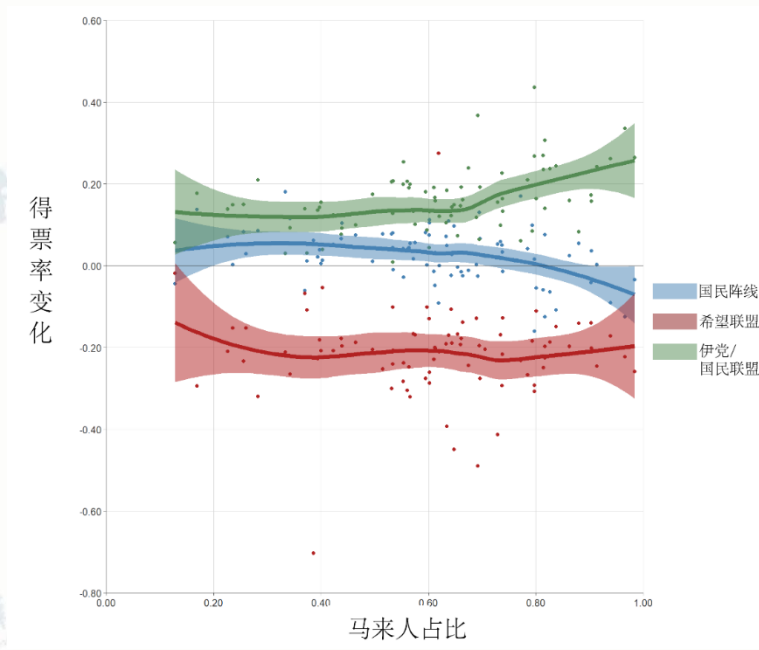
较为直观的方式是比较每一选区内部各主要政党联盟得票率的变化。由于2018年国盟尚未建立，而伊党是今天国盟的成员之一；因此，本文选取伊党在第14届马六甲及柔佛州立法议会的选举数据作为比较国盟得票变化的基准。图七展示了三大政党联盟在各个选区得票率的变化与各选区马来人占比之间的关系，而图八则展示了三大联盟在各个选区得票率的变化与各选区面积自然对数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无论是以选区城市化率还是以各选区马来人占比为参照，相较于上届大选，希盟的选票都主要流向了国盟。考虑到团结党在穆希丁派系领导下脱离希盟后，拉拢其他党派建国盟，我们很容易将希盟的落败归咎于其内部的分裂：团结党的出走导致一部分选民不再投票选择希盟。

然而，这一观点却不足以解释上述变化的全貌。基于两个州第14届、第15届选举的情况进行推断，团结党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与马来人选民中，如果希盟得票率的下降完全是由于团结党脱离联盟造成的，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希盟在乡村选区和以马来人为主的选区应该流失更多的选票。根据图七不难发现这一推论是成立的：随着选区面积增大、选区城市化率降低、希盟得票率下滑的幅度也就越大。同理，我们也可以预见，在马来人为主的选区，希盟流失的选票应该多于马来人比例较少的选区。然而，基于图八的事实情况却是：无论各选区马来族群人口比例如何变化，希盟相较于第14届州立法议会选举得票率的差额都在20%左右波动。这一现象说明，团结党出走造成马来人选民的流失这一推论，不足以解释希盟得票率的下滑，其他族群选民之中也必然出现了选民不愿意或不再支持希盟的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统计图表中看到马来人比例增加，而希盟流失的选票比率却相对恒定不变的现象。



图七 国阵、希盟、国盟三大联盟得票率变化与各选区面积自然对数的关系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图八 国阵、希盟、国盟三大联盟得票率变化与各选区马来人占比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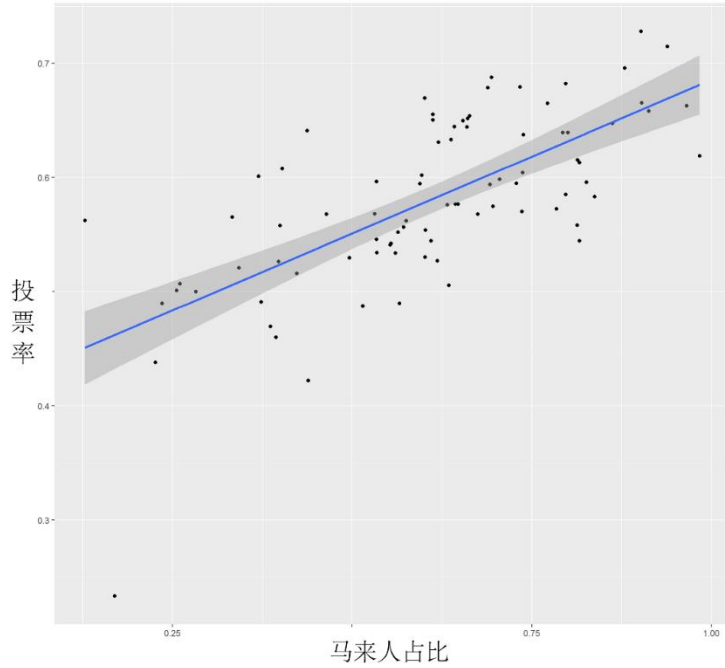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四、希望联盟“基本盘”华人选民的流失

结合选前民调，除了马来族群选票的流失，华人选民的流失也对希盟产生了相当的冲击。一方面，马来西亚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 (INSAP) 民意调查显示，在自称希盟支持者的华人受访者中，有 45.8% 表示在本届柔佛州选举中会考虑选择一位马华候选人。希盟华人支持者选择支持国阵，主要是因为对希盟执政期间的表现感到不满，而对国阵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感到相对满意。⁷

另一方面，此次也有许多华人选择拒绝投票。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是，最近两次州选中的投票率十分低迷——2018 年第

14届马六甲州选举的投票率为84.70%，而2021年的第15届州选投票率仅有65.85%。⁸同样，柔佛州选举的投票率也从2018年的74.50%下滑至2022年的54.92%。⁹通过分析此次州选举的投票率后，我们不难看出，投票率低迷对希盟的影响远大于国阵。从族群政治角度来看，马来人比例越高的选区投票率越高。（见图九）而希盟选票的基本盘却是在马来人占比较低的选区。希盟自身基本盘的丧失导致国阵得票率回升的不大情况下，却赢得了更多的议席。



图九 选民投票率与马来人占比的关系

图片来源：笔者自制

初步结论：选民动员或成为未来选举成败关键

柔佛州选举结束后，许多希盟成员党的领袖将希盟失利的原因部分归咎于选民投票热情低迷，也有人将败选归咎于公正党尤其是联盟领袖安瓦尔的领导力不足。诚然，新冠肺炎疫情是造成投票率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考虑到马来西亚允许邮寄选票，并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种“低迷”的情绪主要出现在希盟的主选区，而对国阵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希盟这一多元族群政党联盟自身的问题更值得深思。

2018年大选之前，希盟内部就并未形成统一的竞选纲领；各政党的主要目标只是推翻前总理纳吉布及其政府。然而，随着希盟内部的派系分裂、马哈蒂尔第二次内阁的垮台，希盟的执政能力和内部团结备受质疑。2021年上半年，希盟领袖安瓦尔急于拉拢议员跳槽以实现足够支持并就任总理的行为也反映出希盟内部缺乏战略定力。经历了第15届马六甲州选失利后，安瓦尔及其领导的人民公正党并没有反思自身的问题，而是认为盟友拖累了联盟和公正党的表现，转而在2022年柔佛州选举中拒绝以希盟的旗帜上阵，而改用公正党党旗参加竞选。在遭遇接二连三的失败后，安瓦尔仍未考虑“让贤”领袖职位，而是在缺少党内竞争的形势下于2022年自动连任公正党主席。相比而言，同一时期的巫统和行动党都平息了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或已经完成了领导层权力交接。希盟自身积弊积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基本盘的崩溃。

尽管如此，目前仍然有一个不确定的变量尚无法检验——此前两次马六甲和柔佛州的选举都是与全国大选同步举行的，因而选民投票热情也相对高涨。此前由于马来西亚各州政府的自主权较低，州立法议会和政权的轮替对选民的影响远小于联邦政府更迭。因此，不能排除出现希盟支持者在州选中未参与投票，但在未来积极参与大选投票的情况。尽管如此，如果希盟不能在第15届全国大选前重振旗鼓、给选民以耳目一新的感受，那么其支持者投票热情低迷的情况或将持续下去。

傅聪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区域为东南亚。

陈戎轩，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研究助理，研究区域为东南亚。

- ¹ “Beri Peluang BN Kembali Sebagai Teras Pentadbiran Negara Pada PRU-15-Ahmad Zahid”, UMNO Online, <https://umno-online.my/2021/11/30/beripeluang-bn-kembali-sebagai-teras-pentadbiran-negara-pada-pru-15-ahmad-zahid/>, April 2, 2022.
- ² “BN menang PRN Johor”, Sinar Harian, <https://www.sinarharian.com.my/article/192551/Pilihan-Raya/PRN-Johor/BN-menang-PRN-Johor>, May 5, 2022.
- ³ Pepinsky, T. B., “The 2008 Malaysian elections: an end to ethnic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9, 9(1), pp.87-120; Pepinsky, T. B., “The new media and Malaysian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013, 35(1), pp.83-103.
- ⁴ Gandhi, J., & Ong, E., “Committed or conditional democrats? Opposition dynamics in electoral aut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9, 63(4), pp.948-963.
- ⁵ Ng, J. W. J., Rangel, G. J., & Phung, Y. C.,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dissecting the ‘Malaysian tsunami’-measuring the impacts of ethnic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 on electoral outcome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0, 29(1), pp.42-66; Ng, J. W. J., Rangel, G. J., & Phung, Y. C., “Did Urbanization or ethnicity matter more in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2021, 43(3), pp.461-495; Pepinsky, T. B., “Interpreting ethnicity and urbanization in Malaysia’s 2013 general elec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5, 15(2), pp.199-226.
- ⁶ Pepinsky, T. B., “Interpreting ethnicity and urbanization in Malaysia’s 2013 general electio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5, 15(2), pp.199-226.
- ⁷ “Traditional PH voters may swing in polls”, survey finds,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22/02/15/traditional-ph-voters-may-swing-in-polls-survey-finds>, May 14, 2022.
- ⁸ “Melaka election concludes with 65.85pc voter turnout”, lowest among most recent polls, *Malay Mail*,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1/11/21/melaka-election-concludes-with-65.85pc-voter-turnout-lowest-among-most-rece/2022469>, May 6, 2022.
- ⁹ “Low voter turnout in Johor could be due to Covid-19 concerns-Hasni”, *Malaysiakini*,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14154>, May 6, 2022.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雷定坤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辰熹、石靖、杨崇圣、周燕、段九州、袁梦琪、 傅聪聪、熊星翰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	